

# 雪地上的血迹

陳允豪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0201

351  
7520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雪地上的血跡”和“草蕩里的槍聲”兩篇小說。“雪地上的血跡”寫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和蘇北人民的英勇鬥爭。當時，國民黨匪軍配合着日寇和偽軍，三位一体的向新四軍進攻，企圖消滅這支人民的抗日隊伍。這篇小說，着重的描寫了革命幹部的英雄品質和蘇北人民對敵人的仇恨，也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惡。

“草蕩里的槍聲”是寫一個部隊幹部被派到地方上去開辟新區工作的故事。在當時敵、偽、匪多方面的重重壓力下，這個幹部依靠羣眾，組織了民兵武裝，對敵人進行了艱苦複雜的鬥爭，終於把新區鞏固起來，擴大了抗日民主根據地。

## 雪 地 上 的 血 迹

陳 允 豪 著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\*

書號 970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3/4 字數 75,000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5,000 定價(6) 0.32 元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雪地上的血迹····· | 1  |
| 草蕩里的槍声····· | 68 |

## 雪地上的血迹

### 一 三家村

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，雨嘩啦啦地下着，江南的農村小道，汗泥半尺深，一步一陷，路實在難走。李倫拉着黃田林腰間的皮帶，後面的人又拉着李倫的腰帶，一個接着一個，二十多個疲勞不堪的人，連成了一串，搖搖擺擺，跌跌撞撞，艱難的在風雨中向東走去。

沉悶的砲聲，夾雜在狂風暴雨聲中隱隱約約的傳來。這支隊伍，雖然衝出了敵人的核心包圍圈已經一天一夜了，但還沒有走上五十里路。

這是一隊“學生兵”，是皖南新四軍教導團的學員。在茂林附近的石井坑，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打了三晝夜的苦仗，打得彈盡糧絕了，突圍出來的。一月四日，從涇縣云嶺出發的時候，這個中隊有一百三十七人，今天，一月十四日，只剩下二十一個人了。其中有三個人，還是其他單位插進來的。中隊長和三個排長都在石井坑犧牲了，現在帶隊的是黨支部書記李倫同志。

隊上有个女同志，原來是团部政治处的文印員，寫得一手好鋼版字，油印出來，像鉛字一樣整齊、清楚。她是上海人，名叫方萍，一九三九年夏天，初中剛畢業，就从上海跑到皖南來。在石井坑，团部被敌人打散了，她在混亂中碰上了这支隊伍，就跟着一起突圍出來。

方萍瘦小的肩膀上，扛着一支老大的三八式大蓋子步槍。

“还有多少路，过大河？”方萍問李倫。

“远呐！走不動了嗎？”

“行，能走！”方萍把槍換了个肩膀。

雨突然停了，天空露出几顆鬼眨眼似的星星。黃田林站定下來，在判別方向。李倫趁這時候回头看一看同志們，只見有一大半在打瞌睡；他們是边打瞌睡边走路挨到这里的。四天四夜了，鉄打的眼皮也撐不住了。

附近村莊里的公雞在喔喔亂啼，牠們不知这世道的大变，还是跟平時一樣高高兴兴的迎接着黎明。

前面再走十里路，就是一条大河，是青弋江的一条支流，河虽不深，却很寬闊；河对岸有國民黨六十三師的一个团守着兩座山头，他們奉了顧祝同的命令，在这里專打从皖南突圍出來的新四軍零星部隊。

这些情况，李倫他們虽然不很清楚，但也估計到这道河边一定有敌人把守，白天，無論如何是难以通过的。这样一支隊伍，在这又滑又陷的泥路上，要走十里路，准得兩個鐘點，到那時候，天大亮了，怎能过得去！只有在附近躲过一个白天，等天黑再走了。可是，这里是一片水網地帶，沒有山崗丘陵，沒有密林深草。二十多个人不是一羣小鳥，哪里可藏身呢！

李倫和班長黃田林，站在三岔路口商量，還沒有決定怎麼辦；方萍和兩個學員已經在路旁一棵柳樹底下，背靠着樹干，下半身躺在水淋淋的地上，甜甜蜜蜜地打起鼾聲來了。

派到前面去偵察的人回來說，河東有敵人；河這邊就能看到對岸敵人的哨位。

雨后天晴，東方吐白得特別快。再也不能等待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猶豫會造成意外的損失。李倫把四周情況一研究，決定把隊伍帶到路北一個小莊子上去暫躲一下。他把睡着的人喊醒，一起向小莊子走去。

這是一個窮莊，只有三戶人家，門口的豬圈都是空空的，場上的草堆沒有一人高，竹笆擋着破牆，三戶人家沒有一扇像樣的大門。

隊伍背着大道在屋後隱蔽起來，李倫叫一位綽號叫“八哥子”的學員李剛去喊門。李剛是寧國縣人，本鄉本土的話，容易收效。

中間一家的門開了。說正確一點，是把那塊竹笆向旁邊移開了一些。門洞里出來一個駝背的老漢：

“誰呀？”

“新四軍！”八哥子單刀直入的說。

老漢一楞，看了看對方，天還沒有大亮，看不清，老漢啞着聲音說：

“進屋來說話。”

進了屋，又把門拉上，點了燈，老漢把八哥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還帶着三分懷疑的說：

“不要騙我這七十歲的老頭，誰要哄騙我這上了年紀的人

是要遭雷打的。說實話，你是不是新四軍？”

“你看我这水鷄子樣子，四天四夜沒吃沒睡了，都是被頑固派害的；頑固派就是國民黨，就是蔣介石，就是顧祝同，就是老百姓的冤家對頭，他不抗日，不打鬼子，專欺負老百姓，專打我們抗日的新四軍！”李剛怕老漢不懂，一口氣講了一大篇。

從里間又走出來一個人，年紀三十上下，身上披了一件舊棉袍，眼睛凶凶地盯住李剛，望了一陣，突然問道：

“陳毅陳司令你知道嗎？”

“知道，是我們一支隊司令，他現在江北。”

“你知道陳司令什麼時候到過我們這裡？”

這一問把八哥子問住了，稍稍楞了一下，馬上很有把握的說：

“知道，我叫一個人來，他一定知道。”

“還有人！快叫他進來。”兒子還在考問着客人，老漢却已完全相信了。

沒等老漢說完話，李剛一轉身，就出去把一大批人帶了進來。

二十多個水淋淋的人，把一間連鍋帶灶的堂屋擠滿了。

李倫和老漢父子一談，雙方像會見了久別的親人一樣。原來兩年前——一九三九年的春天，新四軍一支隊東進時候，在這裡住過兩天。這個老漢叫張貴先，兒子叫張元順，旁邊兩戶一家姓王，一家姓趙，三戶人家合起來不到十畝田，主要都靠打短工維持生活。新四軍雖只到過一次，但在他們心中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知道新四軍是為勞苦人民打天下的。

張元順把旁邊兩家的門也喊開了，二十多個人分成三處



休息。張貴先告訴李倫說，三天前，國民黨保長通知各家說，見了新四軍，就要立刻報告保公所，若有隱藏不報，要同“共匪”一起治罪。老漢又告訴李倫，离这里三里路的村子上就住了國民黨軍隊一個連。李倫向房主們說明，只在此地隱蔽一個白天，天一落黑就動身到別處去。房主又和李倫約法三章，白天不准一個新四軍走出屋子去。張元順負責在莊外看風色，有什么動靜，馬上告訴他們。

濕衣服穿在身上像背着一塊冰，冷得心也像上了凍。怕暴露目標，又不能烤火。天已經晴了，但衣服不能拿到外面去晒。好多人的背包都在石井坑突圍時丟了，就是留着背包的人，衣服、被子也全被雨水淋透了，根本沒有辦法換身。

方萍把棉衣脫下來，擰去一些水，又穿在身上，渾身打着冷顫，昂一昂頭，用拳頭打着拍子，低聲哼起軍歌來：

……千百次抗爭，風雪飢寒；

千萬里轉戰，窮山野營，

獲得豐富的鬥爭經驗；

鍛煉艱苦的犧牲精神。

為了社會幸福，

為了民族生存，

一貫堅持我們的鬥爭……

這個歌給了她力量，身體也覺得溫暖了些。

泥地上鋪了一層薄薄的干草，大家躺下來就睡。等到張元順的女人熬好一鍋米粥，很多人已經呼呼睡得爛熟了，有些人喝了些，大多數人只顧睡覺，一口也沒有喝。

李倫喝了兩碗粥，躺下來剛閉上眼皮，又突然醒了過來。

几天前，叶挺軍長在高灘陣地上对教導团全体同志說的話，又在李倫耳边响起來了：

“想不到蔣介石的卑鄙無恥，竟達到這步田地……反共就是向日寇投降的準備……我們一定要挽回當前這一國家民族的危機……”

現在，叶軍長和軍部很多首長的生死存亡都不知怎樣了。李倫又想到自己的隊長——在石井坑战斗中犧牲的堅持閩南三年游擊戰爭的英雄楊鑫同志，和在皖南父子嶺战斗中一人打死十二個鬼子的一排長王俊——一批親密的戰友，都含着滿腔憤怒死在國民黨頑固派的槍彈下面；李倫想到這些，只覺得渾身像烈火在燒，恨不得馬上把蔣介石、顧祝同那些無恥的賣國賊捉來，狠狠地用自己的兩隻手扼死他們。

“狗日的，蔣介石，老子殺了你！”

李倫一昂頭，看到黃田林手臂壓在胸上，在說夢話。李倫坐起來，把黃田林胸口的手臂移了開去。

“這樣一批戰士是黨和人民的珍貴的財產，一定要保存下來，突圍出去……”想着想着，又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

“噠噠噠噠……”突然一陣緊密的機槍聲，把大家驚醒過來。槍聲一响，瞌睡蟲逃得無影無蹤。大家自然而然地各自抓着自己的槍，可是槍膛大部分都空了。

黃田林端着一支三八槍要沖出去，被李倫攔住了。李倫叫大家鎮靜，讓張老漢先出去望望。張老漢剛出門，他兒子元順就闖了進來：

“西邊大路上一隊‘遭殃軍’在追幾個新四軍同志！”

張元順剛說完話，又是一陣機槍聲，把屋上的泥土打得沙

沙地掉下來。情况非常緊急了。

“大家作好战斗准备；敌人不發現我們，不要暴露目标！”李倫握着盒子槍，身体緊緊的貼着牆，隔着半扇籬笆門，向外望着。

“‘遭殃軍’來了，快跑呀！”張老漢突然飛着兩條腿，一邊跑，一邊喊着，子彈呼呼的在他頭上亂飛，他全不顧。

李倫看到兩個新四軍戰士奔上莊來，後面一隊國民黨軍隊緊追着。這兩個戰士怎能知道莊上有自己的隊伍呢，往這一跑，會暴露多少同志啊！要是知道這情况，他們也許寧死也不向這小莊子上跑了，但現在已經來不及了。

“同志們！快跑！向東北方向渡河，到茅山去！”李倫叫喊着，命令大家快跑。敵人離這裡只有三百公尺了。

黃田林第一個沖出去，險些同那個被敵人緊追着的戰士撞個滿懷。

“跟我們走！”黃田林指揮那兩個跑得滿頭是汗的素不相識的戰士。

敵人忽然發現莊上有不少新四軍跑了出來，好像突然發現一批寶物一樣。三、四挺機槍都噠噠噠的叫開了。因為顧祝同有過命令：打死一個新四軍，賞十塊銀洋，活捉一個，賞五十塊。

李倫第一個發現敵人，但他最後一個離開莊子。他叫大家快跑，自己卻站在屋角上，手裡端着一支從學員手裡拿過來的捷克式高標尺步槍，這支槍裡還有四顆子彈。

太陽當頂，天已正午了。李倫四槍打死了三個敵人，使得這隊“遭殃軍”略停了片刻；趁這個空子，黃田林帶領着同志們

多跑了一箭路。

李倫順着莊后的窪地，趕上了部隊，回頭一看，三家村冒起了濃烟，敵人下毒手了。李倫想起張老漢拚了性命，飛奔着，呼喊着叫大家跑的那種親人似的關懷，恨不得馬上沖回去，把這批害民的東西殺個干淨。可是，自己的槍已經沒有子彈了，同志們也是一樣。二十來個赤手空拳的人，要是去跟全付武裝的成連敵人拚，那是沒有好處的。這時，敵人又像一羣瘋狗似的嚎叫着追上來了。

## 二 金 老 頭

這是一條寬闊的河流，從黃山山脈東段一帶山嶺上沖下來的山水，流入這道河，匯合到青弋江里，再流進長江，流入大海。冬天，這裡水很淺，最深也只到膝頭，可是春水一發，情形就變了。這幾天剛下過大雨，水流得很急，河中間有齊肩深的水；渡船全被對岸的敵人扣住了，要到河東去，只能涉水而過。

這一段河面有十多丈寬，是這條河頂寬的一段，河面窄的地方，敵人都布置了兵力，黃田林認為這段是個空子，就帶着人往這裡跑。

對岸右側的山頭上，敵人的重機槍也咚咚咚地開起火來，背後的敵人一面狂叫，一面不斷的打着槍；退路是沒有了。

“沖過去！走掉一個人就是勝利！”李倫跳下河，大聲喊着。李倫喊聲剛落，只見在他前面不遠的地方，方萍尖叫了一聲，撲倒在水里。這是近岸的地方，水不深，李倫趕上几步把她扶了起來，只見方萍左肩上鮮血滲了出來，再一看，腿上也是血，人也站不住，原來腿骨被打斷了。

“快，勾住我頸項！”李倫蹲下來，命令似的叫方萍伏在他背上。

李倫向前一看，有三個戰士，大概中了子彈，被激流沖走了，李倫一陣難過，咬緊牙齒，忍住了眼淚。很多同志都上了對岸，黃田林端着槍蹲在河堤上，在等他。

山頭上沖下來一隊敵人，離河岸不到一里路了。“快跑，不要等我！”李倫盡自己的力氣接二連三的叫喊著，揮著手。直看到黃田林他們跑開了，他才鬆了一口氣。

水又急又冷，背著一個人，實在難走。李倫喘著氣，揮著兩條膀子，撥著水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著。

眼看敵人越來越近了。“李倫同志，我不行了，不能耽誤你，你快走！”這是方萍的微弱的聲音。李倫剛想叫她不要亂說，話還未出口，只覺得頸項一鬆，背上一輕，方萍從李倫背上跌了下來，“撲通”一響，被水沖走了；李倫正想去拉，已經來不及。只見一丈開外的地方，方萍的頭一冒，把手一揮，喊了一聲：“李倫同志，沖呀……！”又被浪頭卷走了。

李倫把空了膛的步槍卸下了槍栓，分開拋到深水里去，空著手，鼓足了勁，涉到了對岸。爬上河堤，不顧敵人的槍彈亂飛，一股勁的飛跑，跑了約七八里路，才回過頭來，見沒有敵人追來，就定下神來。他四面望去，卻望不見一個自己的同志。“他們都突圍出去了吧！”他自言自語的安慰自己說。想到同志們都安全地突圍出去，他心里不覺一陣高興，也不感到自己的孤單了。

這裡已是敵佔區。大白天，穿著水淋淋的軍裝，在大路上走是危險的。李倫知道這一帶有我們的游擊隊在活動；可是

人生地不熟，往哪去找呢？再向前走，不到十里就是石陵鎮了，那是日本鬼子的據點。無論如何不能再向前闖了，必須先找个地方隱蔽下來，摸一摸情況再說。

大路右側不足二里地有個柏樹林子，黑壓壓的有三五十棵大柏樹。李倫加快腳步，走進林子，只見中間有個丈來高的大坟，坟前還有石碑、石人、石馬、石桌、石凳。緊靠坟旁，有個頂頭小茅屋，大概是看守坟園的人住的。茅屋門上遮着一塊破船篷，門邊還掛着一張破魚網，網上吊着骨針、麻線。顯然，看守柏樹林的人還是個漁夫。

李倫在屋外輕輕喊了兩聲，沒有人答應，他就把擋着門的船篷一掀，陽光射進屋來，里面一床、一桌、一個燒木柴的爐灶；雖然簡陋，却還收拾得干干淨淨。李倫也顧不得許多了，低著頭，彎著腰，走了進去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

剛剛坐定，只听得村子外面有人咳嗽著走來，一听，是個老年人，就只一個人的腳步聲，李倫放下了大半個心。

“誰在我家里？”老头一進門就狠狠地嚷了起來。

“老爹爹，是我，請你不要大聲叫喚，我不是坏人。”李倫迎到門口，打着招呼。一看這老头白鬚白髮，身材高大，約有六十上下年紀，可是背不駝，腰不彎，真像一棵老柏樹。

老头手里提着一只竹籃，籃里放著一個酒瓶、幾個燒餅、几塊豆腐。他初看到李倫這付打扮，發了一陣楞；再听了李倫的話，又把他渾身上下細細打量了一会，好像心中有數了，就把籃子往桌子上一放，拖了個竹凳子，和李倫面對面坐下來，沒等李倫開口，就沒頭沒腦的問道：

“是涇縣來的么？”

李倫被這冒失的老漢問得陡然一怔，剛想用話去搪塞，再一想，真人門前不能說假話，料定這老漢不是壞人，就答道：

“是的，老爹！”

“新四軍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爹！”

老头站了起來，拍着李倫的肩膀說：

“對，遇見我這樣的人就要說實話。”老头有點得意，有點驕傲，放大了嗓子說。李倫正想說什麼，老头又像下命令似的道：“把濕衣服脫下來，再說話！”

說着就到床邊上，彎下腰，半跪在地上，從床底下拿出一個灰布包袱，從裡面拿出一套半新的藍布棉襖褲，一雙簇新的黑斜紋面子布鞋，李倫一看，好像早為自己準備好了似的。

“你穿上吧！”老头親熱地說。

李倫實在有點不好意思，在平時，不論拿老百姓什麼東西，都要得到老百姓的同意而且要給他們一定的代價，這是紀律。可是現在身無分文，這樣一套衣裳，在這個看守柏樹林的老頭來說是一份極重要的家產。李倫有點猶豫了。把自己濕衣服的鈕扣解開了，但還沒有決心脫下來。

“穿吧！我不是外人。”這樣誠懇親切的聲音，李倫再也不能拒絕了。就把濕衣服脫下，把老头給他的棉衣棉褲換上去。老头一面看着他換衣服，一面興致勃勃的說：

“你不要怕，到了我這裡，就是到了家了。你不要看我這個孤老头，說話嘮嘮叨叨的，我可見過大世面呢！就說你們陳毅陳司令吧！他還同我一桌子吃過飯，敬過我酒呢！”說到陳司令，老头花白的眉毛一揚，得意地打量着李倫：“你知道陳司

令为什么敬我酒？我是抗屬，你知道嗎！我的兒子叫金俊發，是共產黨員，是一支隊的模范排排長。鬼子沒有來以前，我家俊發在蕪湖碾米廠當機器工人。這套衣服就是他在蕪湖廠里做的，當了軍人，老百姓的衣服就不穿了，我个子高，穿不了，就一直放着。這雙鞋是去年秋天，俊發他大姐親手做的，他大姐嫁在宜興鄉下，也是新四軍根據地，她還是婦女會會長哩！……”

老头只顧一口氣的說下去。李倫惦記着黃田林他們，忍不住插嘴問：

“你可知道剛才才有二十來個新四軍，經過你們這里沒有？”

“知道，你放心！”老头滿有把握地說，“只要新四軍同志踏上我們夾江鄉一步，就算上了泰山；鬼子、二黃、三黃誰也碰不了他們一根毫毛。噯！同志你尊姓？我老糊塗了，連個尊姓大名也未請教！”

李倫聽到這里真想笑出來，這個老头見了新四軍就像見了親兒子，姓名也不問了；自己呢，也真像到了家，連主人的姓名也不問了。

雙方互相自我介紹了起來。老头叫金福海，六十五歲了。從小在水陽江上打魚，三年前，鬼子佔了石陵鎮，漁船給二黃搶走了，才在這柏樹林中安下身來。但还是靠本行吃飯，拿一張魚網，在附近小河小港中網點魚蝦，上石陵鎮換些油鹽吃糧混着日子。

“您今天在街上來，街上鬼子怎麼樣，沒有捉到我們人嗎？”李倫急于要了解同志們的安全，因為剛才金老头的回答有點含糊，李倫還是放不下心來。



“沒有。我們夾江鄉有個顧姨媽，她帶領着一支游擊隊，鎮上鬼子二黃連圩門也不敢出。”金老头肯定的說：“你的同志，一定在顧姨媽那里。”

“你可以帶我去找這位顧姨媽嗎，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到天黑尽，我就帶你去。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是个女人，可是我們男子漢一百个也頂不上她一个。哼！了不得，能文能武，真是个女中豪杰。她是什么样人……你一見面就会知道。見了她，你要到江北去，到茅山去，都可以一路平安了。”金老头眼睛里閃着驕傲的光，但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神秘地笑了一笑。

李倫看着这个爽朗的老头，突然想到自己的父親，也是这样一付倔强性格。不过，一个是窮教員，一个是窮漁夫。有一次，就是李倫離開家鄉到皖南去的那一年，李倫的父親在仙女廟教私塾館，有个当地的大紳士，对他說私塾館不准收赤脚的学生，不然这个紳士的兒子和所有有錢人家的子弟就不進这个私塾了。那天晚上，李老先生喝着悶酒，咬咬牙一口把碗里的酒喝干了，决定不理睬他們。第二天，所有有錢人家的子弟都不來了，只剩下了十多个窮人家的孩子，李老先生还說，就是一天喝兩頓稀粥，也要把这些苦孩子教出來。李倫离家到皖南已經三年了，不知父母怎样生活着，这三年來他很少想到这些事情，但這時，父親的影子却好像站在自己面前一样。

“肚子餓吧！來，吃點燒餅充充飢。”金老头的声音把他从回憶里驚醒過來，金老头把買回來的燒餅分几个給他，又在桌下的罈子里掏出一把蘿卜干來，湊合着算是吃了頓飯。